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餞送十六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序一首

送帝七秀才序一首　送元秀才序一首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一首

送婁圖南秀才遊江南序一首

送苑論序一首　送侯權秀才序一首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序　　柳宗元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蜀本無欲字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

乎道者咸願爲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荆州仁我君子姓恩禮重集作備厚有賢子爲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君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爲之用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痾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没每念於集作于是則未嘗不盡然内傷君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强筋植骨滎衛之和膂力之剛迨今玆始全然爲人舒幹抗首文翰

端麗其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效於戲下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三(一作四)年趙生亟見視其肰專(蜀本作恭)謹愿慤觀其跡溫容簡靖聞其言徑直端誠自尚書理(理蜀本作之爲)荆州異政日至至則趙生喜(蜀本作震)抃起立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爲之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爲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翔千里以爲轅門大府之重增羽儀之盛其爲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送甯七秀才序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然一本無然字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爲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僞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常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爲聲者歟或以常生之不勝爲有司

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乎今（集作今乎）常生樂植乎内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常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爲之言既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興國本作或）者知釋有司也

送元秀才序

周乎志者窮蹟不能變其操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乎言貌集作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仄陋無使令之僮關交易之財可謂窮蹟矣而操愈逾集作厲志之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聞其欲退家

殷墟脩志增藝懼其沉欝傷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患不得犀兕而剸之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宣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厲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

君子病無乎内而飾乎外有乎内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内而飾乎外則是設機集作覆為穽也禍孰大焉有乎内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於是有切瑳

集作磋琢磨鏃礪栝羽之道聖人以爲重豆盧生内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爲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内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末大吾願子以詩禮爲冠屨以春秋爲襟帶以圖史爲佩服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禄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婁圖南秀才遊江淮集作南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爲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爲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與稱其文集有衆字皆曰納言魯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爲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覯婁君猶爲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集無此字歡于朋徒相貿爲資

相易爲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僞言卑陬而妁婾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江湖集作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爲壽未盡其術故行蜀本作徃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徃時覲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少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爲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爲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

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爲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旣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爲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爲處士吾以爲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鋭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爲道又非吾之

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道集作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憔君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憔雖夭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爲食咀嚼爲神無事爲閒不死爲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蜀本作於其道何如也僕嘗學集有於字儒時集作持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聯貢於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轄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於昭代究其文辯其勝於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淳朴集作朴厚之質行浮於休顯之聞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懾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爲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於

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集作交）於筆札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圜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於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閈更賀曳裾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桂枝片玉光生於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集有以字）談笑顧盼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

燠徃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温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羣公追餞於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非知言揚者乎安得而默耶余書而授之一作余受編於羣而書之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侯權秀才序　白居易

貞元十五年秋余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爲宣城守所貢明年春余中春官第旣入仕凡歷四朝才朽命剥蹇躓

不暇去年各蒙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解白髮已多矣時子尚爲京師旅人見除書走來賀余因從容問其官名則曰無得矣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僕乘囊輜則曰日削月朘矣問别來幾何時則曰二十有三年矣嗟乎侯生當宣城别時文才志氣我爾不相下今余猶小得遇子卒無成由子而言余不爲不遇爾嗟乎侯生命實爲之謂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謁東諸侯恐不知我集作我知者多請一言以寵别

余方直閣慨然竊書命筆以序之爾

送丘儒赴舉序　　皇甫湜

吾居河隂丘生敲門請曰儒貴求知余謹自露頋以是非賜決語其學如猗頓之富聽其音如清廟之樂覩其刻意勵行如奉商鞅之法而懼秦刑吾驚而與之遊踰年將鬬其藝於洛下吾逺來集有遊字洛下喻之曰子知市乎懷貝玉以之名都之肆未有不售者也挈而之三家之墅未有不爲盜困幸矣集作盜而困矣子將安寘哉京師具

才市也一人不知子也他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他門容子子謹持其所有以往未有不成者也今子之類固少勢能移事者稀為一不知為一相移白變而復集作為黑倒上而為下吾未如之何矣生不信而試果困而見吾酌酒而賀之曰謹持貝玉以往之都市可矣曰諾乃序其行

吉州送簡師序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興比於聖人豈非以其

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三字文粹作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或集作惑溺於溪惟之說以斁彛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於集作於字潮州浮屠之徒集作浮屠之士歡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鰐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夫吾絆集有而字不得侶師以

馳

送同年任畹歸蜀序　　沈亞之

十年新及第進士將去都乃大宴朝賢卿士與來會樂而都中樂工倡優女子皆坐優人前贊舞百奮袖出席於是堂上下匏吹絃簧大奏即暮旣罷生揖語亞之曰吾家世居蜀嘗以進士得第吾少能嗣其業幸余之文得稱甚光願爲我序還家之榮亞之辭謝不敏曰願無讓曰始生與兄來舉進士得黜（集作絀）及綴字爲便口之句歷贄其文於公卿之門由是一歲而知名八年成都

貢士生名在貢首九年生與其兄式貢京兆京兆籍貢名生爲亞首生之兄益在列下十年禮部第士生名在甲乙如是而後歸亞之以爲相如還蜀之榮而生未後也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盖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智之人

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字文粹有盖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尚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爲矯歟其敢用此贈行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　陸龜蒙

龜蒙讀揚雄所爲書知太玄準易法言準論語晚得文中子王先生中說又知其書與法言相類道之始塞而終通子雲軌範集作軏軏不足當也何者子雲仕於西漢末屬莽賢用事時皆進符命取寵雄獨默默以窮愁著書病不得免人希至其門止一侯巴漢書作芭從之受太玄法言而已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脩先君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集無徒字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河南疑作濟南集作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

李公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沒門人歸於唐盡發文中子所受之道左右其理集作治文皇集作太宗每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恨不使封德彝見之逮今十八聖舉其君必曰太宗舉其相集作臣必曰房魏上下之心恥不及貞觀則生人受賜足矣豈非文中子之道始塞而終通乎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誦文中子之書不絕于口率弟兄耕稼以自給一旦訪集作謁龜蒙曰宣中集作仲非兵荒來人不足犬豕之食安能遂退藏耶吾從

子相天下矣吾西而見之龜蒙曰丈人外族之門人實作良輔今復家有丞相必以房魏之道致君中興是内外有德於四海也此行徒東歸也一作乎丞相未升甲科時年纔出弱冠龜蒙幸得叅遊中以兄事之許與膠固形於詠歌及丞相爲朝鉅儒居侍從之列龜蒙江湖邊集作間病不能起一耒而耕一船而漁有文三十編有書數千幖未嘗干東諸侯四字集作干求諸侯門故没没集作汲汲然無一人道着名字今丞相方築太平之基架羣材立清廟

丈人乘閒宴語幽仄試丞相意復念以小榭（集作杠）城北秋霖聲高中夜對榻有苦吟生耶因丈人之行敘房魏得王佐之道丞相追貞觀之風小子復言曩日之分雜而書之用以爲送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

侯生嘗舉進士名彤作七言詩甚有態度不見十年自云再貢於有司藝不中度輒得黜齟齬不與世合去入老子法中作道士更名雲多居太白山在雄州西南梁

州之地苦寒霜雪恒積雖夏五六月赫日在上犖峯若焚我獨皓然玉竦巖壁澗壑之木不數百（集作十）年不能爲材及其堅良又不與他等居（集作民）乘是氣皆壽而不衰況（集作矧）養生者耶吾今南遊天台旣將復而老焉余曰夫物命乎天者人不能有存乎人者天不能奪推其氣則謂（集作爲）之一考其命則有懸絶不類者焉余曰噫（集無三字）居恒寒之地而不夭者吾不信也居恒燠之地而不壽者吾不信也信其（集作乎）命乎天者人不能有而已

矣傳曰仁者壽則恒寒之地不仁者夭而死矣恒燠之地仁者壽而生矣苟恒寒之地壽其不仁者恒燠之地夭其仁者是寒燠爲不祥之氣又何以佐天地之生植乎哉如此則居寒而壽居燠而夭吾益不信也信其（集作乎）存乎人者天不能奪而已矣或曰仁者壽不仁者亦壽不仁者夭仁者亦夭吾又不知命乎天存乎人果可信乎未也無乃自壽自夭自仁自不仁耶天不能與之（集無之字）又安能奪也（集作耶）行（集作信）矣子姑務乎仁無以山

寒自欺則吾亦信子之集作而之壽矣

送小鷄山樵人序

小鷄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率生小櫟樸樕皆薪材萓吳之爨此爲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主爲書畫疆界一作互以相授自冡至麓凡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買多少如此余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蔌輩十觧一作斛薪然後

已四時賓祭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粥糜一作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者顧及小雞之樵畊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絶八月暴雨而巨艑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廡而至晚得非賭吾山而爲汝之利耶吾一作老而欺如名惡何及英華作反字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之中一無之字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當時

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以來百役皆在亡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小鷄之木不足以濡吾家況一作矧一二買名爲偷乎今子一煬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憾矣余嘆之曰汝之信也然當發於余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

長其舩兮利其斧輸其薪兮勿予侮田予登兮縠予庚
突晨烟兮蓬縷縷窻有明兮編有吉飽而安兮惟編是
伍時不用兮吾無撫汝　一作皆唐文粹

乾隆御覽之寶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録舉人臣蔡枝華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贈

贈陳八秀才赴舉序一首

贈復州崔使君序一首　贈孫生序一首

別

秋晚入洛於畢公宅別道王宴序一首

別盧主簿序一首

贈

贈(集作送)陳八秀才赴舉序　歐陽詹

諸侯歲貢俊秀(集作才)於天子故陳侯今年有觀光之舉白露肅物青天始高雲迴鴻磐(集作盤)言遵永途吾觀夫雄心銳志將領能事則夷山堙谷不盡其心力何東堂

一枝南荊一片足塵土集無土字其慮耶勉哉陳侯有其才奏其試知有成矣

贈復州崔使君序　　韓愈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其集作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蜀本作辯下同於縣

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産無恒水旱疫癘集作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二字杭本作前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愈以爲崔公集作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遊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送孫生序（集作贈）

皇甫湜

浮圖之法入中國六百年天下胥而化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野益荒人益饑教益頹天下將無而始渾然自上下安之若性命固然也孫生天與之覺獨曉然於厚夜聰然於大醉發憤著書攻而指斥之其詞委備痛入肝血乃忘力之不足以死爲斷庶幾萬一悟主救人者嗚呼不得古人而與之必也生乎遂（集作道非）除肉刑一女言也能移高山一翁願也彼髡褐雖翳地其無足憂乎

西江之涯值生盡出其說以爲贄（集作摯）而見余余既悲

異之乃約其言

別

秋晚入洛於畢公宅別道王宴序　王勃

下官才不曠俗寵（一作識）不動時充皇（一作帝）王之萬姓預

乾坤之一物早師周禮偶愛儒（一作愛神）宗晚讀老莊動諧

眞性進非干物自疎（一作跡）朝市之機退不邀榮誰識王

侯之貴散琴樽於北阜喜耕鑿於東陂野老披荷暫辭

幽澗山人賣藥忽至神州驚帝室之威靈偉皇居之壯麗朝遊魏闕見軒冕於南宮暮宿靈臺聞絃歌於北里交情獨放已厭人間野性時違一作馴少留都下道王以天孫之重分曲阜之新基畢公以帝室之華擁平陽之舊館迹塵鐘鼎思在江湖居榮命於中朝接風期於下走綠縢朱紱且混以蘿裳列榭崇軒坐均於蓬戶賓主由其莫辨語默於是同歸終大王之樂善備將軍之揖客是日也雲繁雨驟氣爽風馳高秋九月王畿千里高

扃向術似元禮之龍門甲第臨衢有當時之驛騎英王入座牢醴一作醋酒還陳高士臨筵樵蘇不爨是非雙遣自然天地之間榮賤兩忘何必山林之下玄談清論泉石縱橫雄筆壯詞煙霞照灼既而神馳象外宴洽寰中白露下而南亭虛蒼烟生而北林晚鵁鶄始望不及牲牢麋鹿長懷非忘林藪先生負局倦城市之塵埃遊子橫琴憶汀洲之杜若況乎迹不皆遂時不再來屬宸駕之方旋值羣公之畢從洛城風景此會無期戚里一作維嶺笙

竿浮驩易盡仰雲霞而道意捨塵事而論心㝠仲御之浮舟願乘春水張季鷹之命駕思動秋風策藜杖而非遥勑一作整柴車之有日青溪數曲幽人長往白雲萬里帝鄉難見安貞抱朴已丼心於下走全忠履道是所望於羣公倘心迹克諧去留咸遂廟堂多暇返身滄海之隅軒冕所辭廻首箕山之路尋赤松而見及泛黄菊以相從雖源水桃花時時失路而幽山桂樹往往逢人庶公子之來遊幸王孫之畢至茅君待客自有金壇王烈

迎賓還開石架惟恐一邱風月侶山水而忘年三徑蓬蒿待公卿之來日對光陽之易晚惜雲霧之難披羣公鄴縣鳬飛入朝廷而不出下走遼川鶴去謝城闕而依然敢抒重襟爰疎短引式命離前之筆希存別後之資凡我故人其辭云爾

別盧主簿序　　前人

林慮主簿清靈士也達于藝明乎道詮柱下之理駁河上之義撮其綱統成其卷軸吾儕服其精博時議稱其

典要可謂賢人師古一作古言老氏不死矣夫靈芝既秀蘭蕙同薰仙鳳干飛鵷鸞舞翼何則物類之相感也況乎同得此義目擊道存此僕所以望風投款披襟請益展轉於寤寐殷勤于左右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然變動之不居乃聚散之恒理琴樽暫離一作會山川有别惟高明之捧檄屬吾人之解帶王事靡盬良時易失盍陳雅志各叙幽懷人賦一言同疏四韻云爾

春夜桑泉别少府序　前人

下官以窮途萬里動脂轄以長驅王公以傾餞百壺別芳筵而促興是以青陽半序明月中宵離亭擁花草之芳別館積琴歌之思去留歡盡動息悲來惜投分之幾何恨知音之忽間他鄉握手自傷關塞之春異縣分襟意切悽惶之路既而星河漸落煙霧仍開高林静而霜鳥飛長路曉而征驂動含情不拜空佇聽於南昌揮涕無言請投文於西侯因探一字四韻成篇

秋夜於綿州羣官席別薛昇華序

夫神明所貴者道也天地所寶者才也故雖陰陽同功宇宙勠力山川崩騰以作氣星象磊落以降精終不能五百年而生兩賢也故曰才難不其然乎今之羣公並受奇彩各伏異氣或江海其量或林泉其識或簮裾其跡或雲漢其志不可雙得也今並集此矣豈英靈之道長而造化之功倍乎然僕之區區常以爲人之百年猶如一瞬非不知風月不足懷也琴樽不足戀也事有切而未能忘情有深而未能遣故僕射羣公相知非不深

也相期一作俊非不厚也然義有四海之重而無同方之感分有一面之深而非累葉之契故與夫昇華者其異乎嗟乎積潘楊之遠好同河汾之靈液目置良友相依窮路是月秋也于時夕也他鄉怨而白露寒故人去而青山迥不其悲乎盍各賦詩云爾

還冀州別洛下知己序

東西南北丘也何從寒暑陰陽時哉不與河陽古樹無復殘花合浦寒煙空驚墜葉王生賣藥一作畨入天子之

中都夏統乘舟屬羣公之大會風煙匝地車馬如龍鐘鼓沸天美人似玉芳筵交映旁徽一作徵豹象之胎華饌重開直報疑蛟龍之髓季鷹之思吳命駕果為秋風伯鸞之適越登山以求淥水辭故友謝時人登鄂坂而紆廻入卭山而北走何年風月三山滄海之春何處風花一曲青溪之路賓鴻逐暖孤飛萬里之中仙鶴隨雲一作書直去千年之後悲夫光陰難再子卿殷勤於少卿風景不殊趙北相望於洛北鴛鴦雅什俱為贈別之資鷴

鵡奇杯共盡忘憂之酒

別李八騎曹序

駱賓王

夫人生百齡促膝是忘言之契丈夫四海交頤非贈別之資然而想山川之遽遥送歸將遠惜歲華之不待行樂無時是用輟征驂以少留斂離亭之（集作而）多暇山芳襲吹坐疑蘭室之中水樹含春宛似楓江之上加以御溝新溜近入離絃賓館餘花遥催別酒既而榮波東注灞岸南登緑蟻空（集作傾）而高宴終金烏落而離言促雖

相思有贈終結想於華滋而素賞無睽盍申情於麗藻人為四韻各賦一言

夏初别宋三少府之豊城序　前人

賟然銷䰟者豈非生離之恨歟况帝里天津棿衢分黒龍之水巴陵地道楓江遥集作連白馬之門親友徘徊締歡言於促膝故人樽酒掩離涕於交頣于時晚吹吟桐疑奏離别之曲輕秋入麥一作夜似驚揺落之情白日将頽青山行暮想姑蘇之地夕露霑衣望吳會之郊斷雲

（集作風）飄蓋嗟乎岐路是他鄉之恨溝水非明日之歡雖（集無此字）玉斗臨吳太阿之氣可識金陵背楚小山之路行遥盍各賦詩式昭離緒云爾（集無此二字）

別冀侍御崔司議序　陳子昂

朝廷歡娛山林幽晦（集作毒）思魏闕寃已九飛飲岷江情復三樂進不忘匡救於國退不慙無閒（集作悶）在林冀侍御崔司議至公至平許我以語默於是矣夫達則以公濟天下窮則以大道理身嗟乎子昂豈敢負古人哉蜀

國酒醨無以娛客至於挾清琴集作瑟登高山白雲在天清江極目可以散孤憤可以遊太清爲一世之逸人寄千里之道友吾欲不謝於崔巽二公矣所恨酒未醉琴方清王事靡盬驛騎遄遠集作連不盡平原十日之飲又謝叔度累日之歡雲山悠悠嘆不及也載想房陸畢子爲軒冕之人不知蜀山有雲巴水可涉集作與睽闊良會我心慼然請以此酣寄謝諸子爲巴山別引也陳子昂醉詞曰有道君匡國無悶予在林白雲峨嵋上歲晚來

相尋二十字英華作王仲烈知吾此情示之可笑

別集作送中嶽二三眞人序

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文粹有若夫二字放身霄嶺宴景雲林卑俗不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笑昔人嵩山有二仙人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跡金壇鳳簫文粹作笙悠悠千載無響吾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嘆息文粹作增嘆常謂煙駕不逢羽人長往去世走青雲登玉女之峯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

太(集作大)和霓裳眇然冥寥獨立真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楊仙翁玄默洞天貫上士幽棲北谷玉笙吟(大粹作吹)鳳搖裝(集作丈)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汗漫之遊吾亦何人躬接茲賞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崑崙之庭觀化玄元之府宿心遂矣寘骨甘焉(大粹作矣)豈知瓊都命淺金格(文粹作籙)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顧中峯而失路塵縈俗累復汨吾和仙人真侶永幽靈契翳青芝而延佇遥會何期結卌桂(集作砂)而徘徊遠心空絶紫烟去黃庭極仰寥

廓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運盛衰之感始知楊朱岐路墨翟（大粹作子）素絲尚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慟可以悲古人之心吾今得之也（大粹作矣）

別韋侍御使蜀序　張九齡

子之友曰韋侯始以才進中而遇坎自廷尉評為益州刺史行欲美也玉蘊（集作映）而山輝善無小也鶴鳴而天聽俄自謫官假其察視畬飛泥蟠皇華原隰為持斧之

使集作史受貿弩之禮非其明義清節高邁卓絶時輩所美朝議推多亦焉得利其往蹇而振其廢滯而今而後予有以見舉德之輶為神之介雖不本於利而終享其實者有矣夫火中暑徂使車云邁心同道合旨酒有餞或席次林藪集作授或觴臨郊岐風流相從日夕以繼者於若人如此其厚也僉以為無欲而自致韋子之謂道有善而不揚朋友之為過然則今之所至莫善於詩盍賦一章以美吾友故有斯作也

禹廟別韋士曹序

孫　逖

世稱命祠者禹廟之謂矣初少康以一旅之衆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立祠制位茲其始也炳靈不測潛德有孚東南方土罔不祗若故自班白至于童幼駿奔走執籩豆相望道路歲無虛日郡掾韋公諸侯之良也掄才慮行秉秀騰實清明在躬造次於是夫牽人以斂邦賦之重簡才備行郡事之急撰功底績者非韋公而誰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韋

公有馮練日明發沐芳祠宇邀祝史以陳信宴朋徒而
寵行川澤紆餘棼楝膠葛天與澄霽神助幽陰萬象皆
清百籟非俗蓄洞澤以東匯亘連岡而南指嵐氣沉沉
陽景不入神光爛爛陰堂自明吁其駭人也韋公乃挹
瓊芳酹玄酒倚余棹兮中洲君不行兮夷猶令洞庭兮
無波使江水兮安流要言既招神具斯醉宴樂愷悌初
自明而達幽景福興作終出無而入有祭典不黷王事
其勤餙爵紲之徒旅想京闕之雲物東園有洛西河惟

雍歷金門觀象闕則知聲明之盛也登鄠杜躋崤函則知形勝之美也詩人所以適樂國君子所以操土風及君此行二者備矣則傴僂下土鬱湮一作湮沉外邦者尚有何言哉凡我同人賦詩贈别云

卧病舟中相里范二侍御先行贈别序

李華

華與二賢早相得偕脩君子之儒而獨無成偕勵人臣之道而獨失節偕遇大明之運而獨衰病天寶中奉詔

康軍政北至朔垂駐車陰山辱司徒公太尉公一眄之恩光時為伊闕尉忝相公尚書約子孫之契不幸孤負所知虧傾受汙流落江湖于今六年大明升於陽谷幽蟄附於光輝一作耀元惡掃除泰階如砥天下衣冠謂華為相府故人詔書屢下促華赴職稽首震惶恨無毛羽左司員外郎張公侍御史相里公殿中侍御史張公監察御史范公嚴公望高職雄持斧登車江湖霜清道路風起華也潦倒龍鍾百疾叢體衣無完帛器無兼蔬以

妻子為童僕以笠屐為車服並轂無由呻吟舟中大别之陽有焞龜之父揲蓍之老華請占命之厚薄乃裹龜囊蓍而言曰三靈人為宗則人過於蓍龜也耳目主於心則心過於視聽也足下被儒者之服讀先聖之書與身消息足知性命胡為而煩予予之二物不足占足下華病不能拜拳拳扣顙一作頭敬承先生况服勤西方之教久齊生死之域言其外者則儒不戒矣與匹夫同敗名節矣與墨劓同既衰病矣與廢疾同雖窘卒危憊匍

匐顛沛君父含弘宰政不遺適為朝廷之穢相府之羞也又安得恃為故人哉其内者則大師微旨幸遊其藩茸露灌注於心源寶月照明於眼界無得之分可與進矣負薪之憂忍不為言江亭憑檻平視漢臯武昌柳暗湓城花發一榮一枯有懽有感離别之念又焉得不悲乎四言詩雅之遺也以貺雅士盍以雅為贈乎則知車馬佩玉之多反為末也病夫李華序

別韓方源序　　元結

昔元次山與韓方源别于商餘約不終歲復相見於此山忽八年於今始獲相見悲懽之至言可極耶次山與方源昔年俱順於山谷全然之意今方源得如其心次山汗在集作其冠冕次山一顧方源再之慙羞時復引酒求其安我今方源欲安家肥陽次山方理兵九江相醉相辭一作相辭相留不必如昔年之約此情豈易然者耶乙未之前次山有元子乙未之後次山有猗玗子戊戌中次山有浪說悉贈方源庶方源見次山之意

別王佐卿序

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四十五時次山頃日二字集作須浪遊吳中佐卿頃日集作須日去西蜀對酒欲別此情易耶在少年時握手笑別雖遠不恨以天下無事志氣猶壯今與佐卿年近五十又逢戰爭未息相去萬里欲強笑別其可得乎與佐卿去者有清河崔異與次山住者有彭城劉灣相醉集作辭相留幾日江畔主人鄂州刺史韋延安令四座作詩命余為序以送遠云

別崔曼序

漫叟年將五十與時世不合垂三十年愛惡之聲紛紛人間博陵崔曼惑叟所為遊而辨之數月未去會潭州都督張正言薦曼為蜀邑長將行叟謂曰叟異時乃山林之（集無之字）一病民耳宜不相罔行矣勿惑吾子有才業且明辨又方年少必能樹勳庸垂名聲若求先達賢異能相抆拭正在張公張公往年在西域主人能用其一言遂開境千里威振絕域寵榮當世（集無此四字）公往在淮

南邊廵指麾萬夫風從遭逢猜疑弛而不為今海内兵革未息張公必為時用吾子勉之所相規者宜緩步富貴從容謀畫少節酒平氣槩耳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四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雜序一

春夜令狐正字田子過敝廬序一首

帝範序

唐太宗

朕聞大德曰生大寶曰位辨其上下樹其君臣所以撫育黎元陶鈞庶類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皇天眷命歷數在躬安可以濫握靈圖叨臨神器是以翠媯薦陶唐之德玄圭錫大禹之功丹字呈祥周開七百之祚素靈表瑞漢啓重華之基由此觀之帝王之業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者矣昔隋季版蕩海內分崩先皇以神

武之姿當經綸之會斬靈蛇而定王業啓金鏡而握天
樞然由五嶽含氣三光戢耀豺狼尚梗風塵未定余以
弱冠之年懷慷慨之志思靖大難以濟蒼生躬擐甲冑
親當矢石夕對以魚麗之陣朝臨以鶴翼之圍敵無大
而不摧兵無堅而不破剪長鯨而清四海掃欃槍而廓
八紘既承佑天潢澄清璇極襲重光之永業繼寶籙之
隆基戰戰兢兢若臨深而馭朽日慎一日冀善始而令
終汝以幼年偏鍾慈愛義方多闕庭訓有乖擢自維城

之居屬以少年之位未辨君臣之禮節不知稼穡之艱難余每思此為憂未嘗不廢寢忘食今自軒昊以降迄于周隋經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煥然（一作焉）所以披鏡前蹤博採史籍聚其要言以為近誡云爾

大唐三藏聖教序　同前

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鑒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陽洞陰（一作明陰洞陽）賢

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象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刧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

騰漢庭而皎夢牖東域而流慈昔者分流一作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沙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

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内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眞開兹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露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一作遠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飡

風鹿苑鷲峯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眞教於上賢探賾妙門精窮奥典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歴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灑一作注法雨於東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雲一作宅之乾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雲霞一作露方得泫其花蓮出淥波飛塵不能汙

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潔一作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可久一作永大

一作皆石本

律疏序　　長孫無忌

議曰夫三才肇位萬象元分稟氣含靈人為稱首莫不憑黎元而樹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其有情恣庸愚識

沉慼戾大則亂其區斷小則睽其品式不立制度則未之前聞故曰以刑止刑以殺止殺刑罰不可弛於國笞箠不得廢於家時遇澆淳用有衆寡於是結繩啓路盈坎流源輕刑明威大禮崇敬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觀雷電而制威刑覩秋霜而有肅殺懲其已犯而防其未然平其徽纆而存乎博愛蓋聖王不獲已而用之古者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其所由來亦以尚矣昔白龍白雲則伏羲軒

轅之代西火西水則炎帝共工之年爽鳩筮賓於少皞金正策（一作榮）名於顓頊咸有天秩典司刑（一作刑司）憲大道之化擊壤無違迨乎唐虞化行事簡之代議刑以定其罪晝象以愧其心所有條貫良多簡畧年代浸遠不可得而詳焉堯舜時理官則謂之為士而臯陶為之其法畧存而往往概見則風俗通所云臯陶謨虞造律是也律者銓法也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故銓量輕重依義制律尚書之大傳曰丕天之大律注云奉天之

法法亦律也謂之為律昔者聖人制作謂之為經傳師所說則謂之為傳此則丘明子夏於春秋禮經作傳是也近代以來兼經注而明之則謂之為義疏疏之為字本以疏闊疏遠立名又廣雅云疏者識也案疏訓識則書疏記識之道存焉史記云後主所是疏為令前主所是疏為律漢書云削牘為疏故云疏也昔者三王始用肉刑赭衣難嗣皇風更遠朴散淳離傷肌犯骨尚書大傳云夏刑三千條周禮司刑掌五刑其屬二千五百穆

王度時制法五刑之屬三千周衰刑重戰國異制魏文侯師於李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請法五雜法六具法商鞅傳授改法經為律漢相蕭何更加李悝所造户興廐三篇謂之九章之律魏因漢律為一十八篇改漢具律為刑名第一晉命賈充等增損漢魏為二十篇於魏刑名律中分為法例律宋齊梁及後魏因而不改爰至北齊併刑名法律為名例後周復為刑名隋因北齊更為例唐由於隋相承

不改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體例名訓為命例訓為比命諸篇之刑名比諸篇之法例但名因罪立事由犯生命名即刑應比例即事表故以名例為首篇第者訓居訓次則次第之義可得言矣一者太極之氣承三為一黄鍾之數所生焉名冠十二篇之首故云名例第一大唐皇帝以上聖凝圖英聲嗣武潤春雲於品物緩秋官於黎庶今之典憲前聖規模章程靡失鴻纖備舉而刑憲之司報行殊異大理當其死坐刑部處以流

刑一州斷以徒一年一縣將為杖罸不有解釋觸塗睽誤皇帝纂憲在懐納隍興軫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罸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和相須而成者也是以降綸言於台鉉揮折簡於髦彦爰造律疏大明典式遠則皇王妙㫖近則蕭賈遺文縁波討源自枝窮葉甄表寛大裁成簡久譬權衡之知輕重規矩之得方員邁彼三章同符畫一者矣

春秋正義序

孔頴達

夫春秋者記人君動作之務是左氏（一作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理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為之務可不慎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慎（一作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為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五始之目彰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紀綿邈無得而言暨

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欺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蘊（一作韞） 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嘆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亦（一作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則（一無則字）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

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自一作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既興儒風不絕一作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一有之等二字各為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為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為甲矣故晉宋傳授以

至于今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何休蘇寛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傍一作旁攻賈服使後進之學一作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内實為翹楚然聰慧辨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鈎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毁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甚非其理一作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

前不知黄雀於(一作在其)後按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郤缺稱人時(一作者)未為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敵戰同案敵戰在塟晉文公之前可得云背殯(一作喪)用師(一作兵)以徵(一作賤)者告箕戰在塟晉文公之後非有(一作非是)背殯(一作喪)用師(一作兵)何得云與敵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省覽(一作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公以(一作以公)姑姊妻之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

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為質及宋逃歸按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兒年（一作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公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勑刪定據以為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散（一作請）大夫守國子

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脩疏人及朝請（一作散）大夫行太常（一作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都尉（一無都字）臣隨德素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臣範序　　天后

蓋聞惟天著象品物同於照臨惟地含章羣生等於亭
育顧以庸昧忝位坤元思齊厚載之仁式罄普覃之惠
廼內廼外思養之志靡殊惟子惟臣慈誘之情無隔頋
申丹懇上翊紫機爰洎衆僚聿匡玄化伏以天皇明逾
睿哲志切旁求簪裾總川岳之靈珩佩聚星辰之秀羣
英蒞職衆彥分司足以廣扇淳風長隆寶祚但毋之於
子慈愛特存雖復已積忠良猶且更垂勸勵昔大伯既
達仍加喻軸之言孟軻已賢更益斷機之誨良以情隆

撫字心欲助成比者太子及王巳選脩身之訓羣公列辟未敷忠告之規近以暇辰遊心文府聊因煒管用寫虛襟故綴序所聞以為臣範一部想周朝之十亂爰著十章思殷室之兩臣分為兩卷所以發揮元行鎔範身心為事上之軌模作人臣之繩準若乃遐想綿載恥鑒前脩莫不元首居尊股肱宣力資棟梁而成大厦憑舟檝以濟巨川唱和相依同功共體然則君親既立忠孝形焉奉國奉家率由之道寧二事君事父資敬之途斯

一臣主之義其至矣哉休戚是均可不深鑒夫麗容雖麗猶待鏡以端形明德雖明終假言而藥石今故以兹所撰普錫具僚誠非筆削之公貴用裨道之益何則正言斯重玄珠比而尚輕選語為珍蒼璧喻而非寳是知贈人以賄者唯申即日之歡贈人以言者能致終身之福若使佩兹箴戒同彼韋絃脩己必顧其規立行每觀其則自然榮隨歲積慶與時新家將國而共安下與上而俱泰察徽之士宜所三思庶照鄙識敬終高德凡諸

章目列之後云

黄帝八十一難經序　王勃

黄帝八十一難經是醫經之秘録也昔者岐伯以授黄帝黄帝歴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歴六師以授太公太公授文王文王歴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歴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歴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歴六師以授黄公黄公以授曹夫子夫子諱元字真道自云京兆人也蓋授黄公之術洞明醫道至能遥望

氣色徹視腑臟洗腸刳胃之術往往行焉浮沉人間莫有知者勃養於慈父之手每承過庭之訓曰人子不知醫古人以為不孝因竊求良師陰訪其道以大唐龍朔元年歲次庚申冬至後甲子予遇夫子於長安撫勃曰無欲也勃再拜稽首遂歸心焉雖父伯兄弟不能知也蓋授周易章句及黄帝素問難經乃知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匱之數十五月而畢將别謂勃曰陰陽之道不可妄宣也針石之道不可妄傳也無猖狂以自彰當陰

沉以自深也勅受命伏習五年于茲矣有升堂覩奥之心焉近復鑚仰太虛導引元氣覺滓穢都絶精明相保方欲坐守神仙棄置流俗噫蒼生可以救耶斯文可以存耶昔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非以徇名也將以濟人也謹録師訓編附聖經庶將來君子有以得其用心也

山亭興序　　前人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即云深山大澤龍蛇為得性之場

廣漢巨川珠貝是有殊之地豈徒茂林脩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下官天性任真直言淳朴拙容陋質眇少之丈夫蹇步窮途坎壈之君子文史足用不讀非道之書氣調不羈未被可人之目頼川人物有荀家兄弟之風漢代英竒守陳氏門宗之德樂天知命一十九年負笈從師二千餘里有弘農公者日下無雙風流第一仁崖知宇照臨明日月之輝廣度冲襟磊落壓乾坤之氣王夷甫之瑶林瓊樹直出

風塵嵇叔夜之龍章鳳姿混同人野雄談逸辯吐滿腹之精神達學奇才抱填胷之文籍簪裾見屈輕脫屣於西陽山水來遊重橫琴於南澗百年奇表開壯志於高明千里心期得神交於下走山人對興即是桃花之源隱士相逢不異菖蒲之澗黄精野饌赤石神脂玉斚金盤徵石髓於蛟龍之窟山樽野酌求玉液於蓬萊之峯溪横燕尾巖竪龍頭蝦野老之真珠掛幽人之明鏡山腰半折溜王烈之香膏洞口横開滴巖遵之芳乳藤牽

赤絜南方之物產可知粉漬青田外域之謠風在即人
高調遠地爽氣清抱玉策而登高出瓊林而更遠漢家
二百所之都郭宮殿平看秦樹四十郡之封畿山河坐
見班孟堅騁兩京雄筆以為天地之奧區張平子奮一
代宏才以為帝王之神麗珠城隱隱闌干象北斗之宮
清渭澄澄滉漾即天河之水長松茂栢鑽宇宙而頓風
雲大壑橫溪吐江河而懸日月鳳凰神岳起烟霧而當
軒鸑鷟春泉雜風花而滿谷望平原蔭蘙薄山情放曠

即滄浪之水清野氣蕭條即崆峒之人智摇頭坐唱頓足起舞風塵灑落直上天池九萬里邱墟雄壯傍吞少華五千仞裁二儀為輿蓋倚八荒為户牖榮者吾不知其榮美者吾不知其美下官以詞峯直上振筆札而前驅高明以翰苑横開列文章於後殿情興未已即令樽中酒空彩筆未窮須使山中兎盡

山亭思友人序　　前人

高興之後中宵起觀舉目四望風寒月清鄰人張氏有

山亭焉洞壑横分奇峯直上欝然有造化之功矣嗟乎大丈夫荷帝王之雨露對清平之日月文章可以經緯天地器局可以蓄洩江河七星可以氣衝八風可以調合獨行萬里覺天地之崆峒高枕百年見生靈之齷齪雖俗人不識下士徒輕顧視天下亦可以敝疑寰中之一半矣惜乎此山有月此地無人清風入琴黄雲對酒雖形骸真性得禮樂於身中而宇宙神交卷烟霞於物表至若開闢翰苑掃蕩文場得宫商之正律受山川之

傑氣雖陸平原曹子建足可以車載斗量謝靈運潘安仁足可以膝行肘步思飛情逸風雲坐宅於筆端興洽神清日月自安於調下云爾

春夜令狐正字田子過敝廬序　宋之問

田二官考室頻陽令狐九閑居渭涘徵君太守世業相親洛邑秦京道遊非遠春山採藥揖二子之高蹤夜月迴車入故人之窮巷闢書幌卷琴帷緑竹一槳清風三尺幽吟所托遊仙招隱之詩嘉話伊何丹丘白雲之事

榮枯未薦飽我以老氏之言舉白無譁醉余以壺丘之說池塘潤於時雨衣巾漸於和氣蘭欲芳而逼人林將曙而催鳥嗟乎語默恒理聚散何常請揮翰寫心用旌厥事使嵩高洞裏記兹夕之當歌太白巖中念今宵之秉燭共編四韻貽諸好事云

乾隆御覽之寶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録舉人臣蔡枝華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雜序三

續書序　　王勃

叙曰書以記言其來尚矣越在三代左史職之百官以理萬人以察揚于王庭用實大焉茍非可以燮理情性平章邦國敷彛倫而叙要道察時變而經王猷樹皇極之綱維資生靈之視聽皆可略也昔者仲尼之述書也將以究事業之通而正性命之理故曰吾欲托之空言不如附之行事道德仁義於是乎明刑政禮樂於是乎出非先王之德行不敢傳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紀千

數百歲斷自唐虞迄于周漢風流所存百篇而已此字一無以此見聖人言約理舉神明不勞一作營而體時務之撰矣故能法象天地同符易簡借前箸於筌蹄驅後主於軌物密而顯宏而與久而彌新用而不竭非古之聰明聖智玄覽博達孰能為此哉孔安國曰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嗟乎其言甚大可使南面稱聖人之後矣自時以降史述陵遲人自為家標指失中陳事亂而無當制理參而不一由是大典散而人文乖是非繁而

取舍謬與夫古先哲人制述之意不其疎乎我先君文中子實秉睿懿生於隋末覩後作之違方憂異端之害正乃喟然曰宣尼既没文不在兹乎遂約大義删舊章續詩為三百六十篇考偽亂而脩元經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述易讃以申先師之㫖經始漢魏迄于有晉擇其典物宜於教者續書為百二十篇而廣大悉備嗟乎賢聖之述豈多為哉噫亦足垂訓作則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當時門人百千數董薛之徒並受其義遭代

喪亂未行于時歷年永久稍見殘缺貞觀中太原府君考諸六經之目則亡其小序其有錄而無篇者又十六焉嗚呼茲不可復見矣家君欽若丕烈圖終休緒乃例六經次禮樂叙中說明易讚永惟保守前訓大克敷遺後人勃兄弟五六冠者童子六七祇祇怡怡講問伏漸之日久矣躬奉戌訓家傳異聞猶恐不得門而入才之不逮至遠也是用厲精激憤宵吟晝詠庶幾乎學而知之者其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豈聲祿是殉前人之不繼

是懼聞疑者承命為百二十篇作序而兼當補脩其闕爰考衆籍共參典𥬇泉源浩然罔識攸濟嗚呼小子何敢以當之也其盡心力乎始自總章二年洎乎咸亨五年刊寫文就定成百二十篇勒成二十五卷昔者文中子曰漢魏之禮樂未足稱其書不可廢也尚有近古之對議存焉制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後之達賠者將有得於斯文乎于時龍集閹茂皰𨀉前脩在大唐御天下之五十七祀也

四分律宗記序

前人

昔在調御利見迦維光宅淨都撫臨法界仰揚垢路之業以疆理情田闡導毗尼之藏以隄防性海二邊雲徹方知實相之尊十刹風行乃識真如之貴將使龍象緇服維明克允鵞鷺玄明有耻且格五篇垂範豈同訓夏之科七聚分宗寧比歌虞之制功存離欲道在降魔仙苑創基因善果以調物提河滅跡憑淨戒以為師誠拯溺之舟航而禦黠之銜策者矣故能莊嚴百福粉繪三

身摧憍慢山拔生死樹覆簣菩薩之道濫觴正覺之源除惑箭而斷愛枝銷恚刀而解疑網自銀棺拚耀金杖殊珍五師烟騰四分雲譎波離睿音明而更明飲光妙跡盛而愈盛其後毘摩羣思猶沉赤水之輝惠遠研精尚玷玄巖之彩遂使瓔編浩汗利涉迷於要津瑶軸紛綸登高暗於飛陛孰習者博而寡用志學者勞而少功七衆所以邅迴八部由其大息丕應冥發睿感潛融爰挺異才式扶象訓有西京太原寺索律師俗姓范氏其

先南陽人也殷覇洪胄周藩茂族八鸞與四牡競馳紫綬與青蝸疊照六軍卿胄績著於鐘彛三傳儒門業流於訓詁律師沖襟霞映峻局霜凄鈞抱顯於髫齡蘭芬凝於丱齒由是糠粃禮樂錙銖名教以堯舜為塵勞以周孔為桎梏爰依白法遂托玄徒探鷲嶺之微言得龍宮之秘藏咸亨之祀椒房諒陰捨槐里而構菴一作園芳一作所及因金穴而開銀地伽藍肇建號曰太原明陽一作湯咸狄時望自價隆康會譽重摩騰竺法猷之苦節支道

林之遠致將何以發明禪宇光膺綸言律師乃以道衆羽儀釋門棟幹粤自弘濟來遊太原經行德人於斯為盛既而懼六和之紊緒悼三聚之乖宗稽法令之遺文討惠猷之舊業網羅一作綱維近護吞含覺明原始要終探賾索隱芟夷龐贅剪截駢枝収絶代之精微詰往聖之紕繆蕟灰屢變槐燧驟遷聞遮持犯之異同廢立止作之輕重故以該象牙之肩窮貝葉之圖鑽研刊削五載而就名曰開四分律宗記凡十卷三十七萬六百三十十

言律師又以為仲尼述易申妙典於繫辭元凱談經託餘文於釋例爰因多暇更輯舊章牢籠秘密之宗發揮沉欝之旨名曰開四分律宗拾遺鈔凡十卷四十萬餘言所以裨助三明抑揚四諦弘八正之道成一家之言庶使衆善雷奔羣疑霧歛照歡慼之兩鏡蕩欣憂之二瓶憑此戒田方躋定境豈直功周沙甸道制鐵圍而已哉弟子才非玄度識劣真長本乏凌雲之詞虛荷彌天之眷揄揚盛烈顧孫綽而多慚歸依勝侶仰郗愔而自

勵輙韋庸陋輕序德音豈比夫公理昌言資繆賓之引太冲作賦假士安之談蓋所謂觀博而識班聞樂而竊抃者矣故曰四分律宗記序

揚州看競渡序　駱賓王

夏口江干駕言臨眺于時桂舟始泛蘭棹初遊鼓吹沸於二字集作咽江山綺羅蔽於集無於字雲日便娟舞袖向淥水而集作以全低飄颻歌聲得集作聽清風而更遠是以臨集作眼波笑臉豔出浦之輕蓮映渚蛾一作娥眉麗穿波之半

月服集作靚粧舊飾此日增奇絃管相催玆辰特妙能使洛川迴雪獨美集作猶賦陳思巫嶺行雲專稱宋玉凡諸同好請各賦詩云爾

神龍歴序　　李嶠

昔者龍負河圖八卦列明時之象龜呈洛字九疇開協紀之文青巖啓而六甲飛黄壤堙而五行鈌故知乾筴遠坤符靈秘法効用常邀乎聖期研幾測深必貫於神道皇軒於是乎合而不死帝皐於是乎推而致福自重

黎並命叔仲分官理八節而調四時部三元而齊七政權衡度律在虞夏而兼脩正朔陰陽及殷周而備舉既而王風版蕩戰國縱横瞽史忘三家之言疇人失二字之業履端闕而歸餘壞攝提差而孟陬殄廢時亂日非直羲和湎淫亡甲喪子豈唯商辛暴虐漢興草創肇謀紀綱而方士異詞天官横議張蒼從甲乙之術末叶變通鄧平用丁丑之元旋聞疎濶當塗圯隔典午陵遲戎狄升僭僞之壇寓縣乏神祇之主三辰九野曆析景而

分躔二象七衡執當期而合度建元高而不競沿木火而無譏興百代之闕文復千齡之大統匪我昌運疇能離此國家草昧區夏權輿品物萬方同會獄訟之往河南五緯運謀神靈之入東井然玄珪受命紫籙登樞白一作回玉斗而察璿璣把珠囊而膺歷數勤於水土大禹之平滌山川禮乎方圓高辛之迎送日月應天神龍皇帝大横纂極元良繼體乃神乃聖三王接袂而扶轂允武允文五伯連衡而擁篲於是乎東明捧日西掖占風

南震雄王之壥北清驕子之落粟同水火人類胥庭犴圄徒旋干戈不用上庠講道而宣化比屋畊田而鑿井功成理定之業協律登歌嚋德瑞聖之符陳郊謁廟萬官咸事百度已康猶且存省闕遺徵求典故以爲欽若歷象哲后之恭天事神敬授人時明君之勸農闢土自麟德創紀四十餘年雖斗憲未移而渾儀漸變蔡伯喈所謂術無恒是洛下閎所謂歷後當差昔太初肇規便昜髙皇之制元和新造旋移孝武之法因時通變厥有

前開爰命典司更從刊正金紫光祿大夫行秘書監駙馬都尉上柱國楊慎交鐘鼎貴遊山河寶氣赤泉疏社軒裳接于五公朱輪贈言翰墨連於七子資玉環之舊德擁金埒之新慶簫吹鳳管朝昇烏鵲之樓漸疑閣龍章暮下麒麟之閣臨西山典籍之府揔東壁文章之事九源百氏之說盡入胷襟六家三統之書咸歸掌握永言董率實佇詳明左散騎常侍兼脩國史上柱國陳留縣開國公柳沖望重簪纓才高瑚璉家風推其直道帝

範藉其謨明吐白鳳而草玄言垂紫貂而步黄閤叅司
國典時望允諧副掌天書朝寄斯在鎮國一作軍大將軍
右驍衛將軍知太史局事迦行志中散大夫守禮部侍
郎上騎都尉嚴善思正議大夫行太史令上護軍傅志
忠等或禮閣一作閤兵鈐以賢才而入用或天門地理緣
道術而見知皆學富偃韋藝超甘石窮神盡智之妙闡
落銅凡測遠窮高之方懸裁玉表朝請大夫行太史局
令瞿曇悉達朝請郎行司歷徐保文承議一作奉郎行司

曆南宫說等或善分天部或工言筭法稽長短之效無煩於驗讖祓圖案休咎之徵非假於登臺上庫凡此衆哲各承朝委悉達等則專司課務據覈其真志忠等則監共討論用裨其闕雖異禮而各術並用心而合契於是精研六位遍考十端立東西之定儀一作定東西之令儀採南北之遺事會數於天九地十起元於子二丑三追日暮之行按星分之度以推四時之發生以步三元之盈縮然後分至啓閉無愆於玉衡弦望躔離必應於銅史繞

窺幽室已見飛灰雜候清臺仍看合璧追論古法師驗前章八十一寸爲日分徒言精密六百八年爲歲紀終非久當歷祀之所紕繆異端之所穿鑿莫不裁之繩準格以銓衡究天道之精微開日官之軌憲容成再出不能添累黍之功壽王重生無以議分毫之失豈比夫時乖兩閏始載鄒人之語亥有二首方聞絳老之年序臨安寧歲次强圉皇帝撫天下之三載也珍圖改御寶歷初調授以丹鳳之官頒以玄鳥之署候耕耘之節非藉

杏花亶昏夕之期詎須蓂莢㕘幽明而制術邁古今而垂範玉儀既正金鏡逾明知聖祉之無疆識懐生之永泰元符允合可以觀天地之心能事畢甄可以為帝王之式盛矣美矣無得而稱紀次勒成名曰大唐神龍歴云爾

忠州江亭喜重遇吳叅軍見牛司倉序

陳子昂

日月交分春秋代謝昔歳居單閼適言别於茲都今龍集昭陽復相逢於此地山川未改容貌俱非叙名宦而

猶嗟問鄉關而不樂雲天遂解琴酒還開新交與舊識俱歡林壑共煙霞對賞江亭迴瞰羅雜樹於堦基山榭遥臨列羣峯於户牖爾其卅藤緑篠俯映長筵翠渚洪瀾交流合坐神融興洽望直情高覺清溪之仙洞不遥見滄海之神山乍出既而行舟有限嗟此會之難留别日無幾嘆分岐之易遠徘徊北渚惆悵南津江陵之道路方賒巴徼之雲山漸異嗟乎離言可贈所願保於千金别曲何謡各請陳於五際

喜遇冀侍御崔司議二使序　前　人

余獨坐一隅孤憤五蠹雖身在江海而心馳魏闕歲時仲春幽卧未起忽聞二星入井四牡臨亭邀使者之車乃故人之駕隱几一笑把臂入林既聞朝廷之樂復此琴樽之事山林幽寂（集作疾）鐘鼎舊遊語默談（集作譚通用）詠今復一得況北堂夜永西軒月微巴山有望別之嗟洛陽無寄載之客江關離會三千餘里名位寵辱一百年中歡娛如何日月其邁不為目前之賞以增別後之思

蟋蟀笑人夫子何嘆

衡嶽十八高僧序　盧藏用

夫理存於業理契則業忘心宅於形心寂則形勝豈不以體會機化通同我人馳無役有而脗合出生入死而無際古之懸解者懷挾海岳提挈天地掌擲千界身沒一絲前際後際其非動無去無來而常樂豈支離其德孟浪其言哉蓋同體大非而物不能自物也則有詠（疑作泳）其洪波志其小行指玄源以驤首和（疑作扣）幽鍵而少

留亦能押闔形神度越茲數則衡嶽思海之列可得而稱矣衡嶽寺者梁天監三年立本名善思一作果暨陳改為大明有隋號為衡嶽則衡山之心也二十八宿上飛翼軫之晶三十六都下蟠吳楚之紀瘢駮舒蔚燦爛炳煥以萬殊松標玉聳清蒼璀錯以億尺水碧巖霜而育粹雲一作露芝佇秀以孕直幽岫臧氣絶頂無跡遊其質者一作也則蘧廬清明挹其靜者則㬪魄淵澹信神明之所棲遲也故異人接踵於此焉遊靈迹崴犍道風綿邈

自鷲巖西閟象教東流勝躅雖多宗玄或替至於伏智慧劍壞煩惱軍理以意傳階惟神遇者未有斯美之盛也然而年代攸邈故老或遺真詮緬微後生何述有沙門惠日俗姓慶氏濮陽人也息心達道利見觀方自北徂南爰憇兹嶽入空寂舍覺今昔常然到清凉池知我人非遠備聞衆異祇覿前脩而山間朴畧簡編無次遂覃思翰墨博采遺風事無虚美務存撫實自思大師凡一十八人著之于傳藏用早遊斯道頗涉藝文承日公

之恩獎聞衆真之故事心存目想若見斯人倘茲理或存亦旦暮之期也遂懷鉛秉翰序其傳焉

開元大衍歷序　　張説

特進集賢院學士脩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張（集無張字）説

言歷者先王以明時授人敬天育物者也辰極恒居斗運不息晦朔相催而變月寒暑往來而成歲日月右轉（集作進）周天之度啓星辰左旋正時之氣合積餘分而置（集作致）閏配甲子而設蔀鳳鳥為司疇人受職分分而加

之者百圖集作鈞必過毫毫而減之者千里必差何則古
法存而其人異也不有集作儿大聖孰集作誰能起之伏惟
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欽崇天道昚徽月令受命再新改
制創歷十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上本軒頊夏殷周魯五
王一俟之遺式下集太初至于麟德二十三家之衆義
比其異同課其疎密或前疑而後定或始會而終乖振
古未探之象必發揮於神筭大鈞不測之氣盡覼縷於
天聰乃更審日晷集作晷度之短長覆星間之廣狹繩九道

之朓朒糾五精之進退參大衍天地之數綜八卦六爻之序一轍於文王也覆文粹作覈春秋交蝕之辰研九疇五紀之奧同符文粹作同文集作有同於孔子也杼軸萬象優游四載奏章集作草朝竟一公夕落臣說奉詔金門成書策府先有理歷陳景善筭趙昇首尾參玄之言接承轉籌之意因而緝合編次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歷經七章一卷長歷三卷歷議十卷立成法十二卷天竺九執歷一卷九執歷名出西域集本文粹無天竺九以上十七字今古歷書二十四卷畧

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唐會要作經章十卷長歷五卷歷議十卷立成法天竺九執歷二卷古今歷書二十四卷畧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唐藝文志作大衍歷一卷又歷議十卷歷立成十五卷歷草二十四卷七政長歷三卷心機算術括一卷二書與英華互有異同當考所以貫三才周萬物窮數術先鬼神稱制曰者即聖人顧訪之旨標謹按者是歷家進對之詞非軒后至聖不啓履端之業非容成誥極不就歸餘之經據其圖也七政之天心不遠守其術也千歲之日月可知蓋中黄之寶符大丈粹作太紫之神器者也謹以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

皇雄成紀之辰當一元之出符獻萬壽之新歷伏望藏之書殿錄於記言掌之大史頒於司歷集作日制曰可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六